

第一章 離開侯府

面前是一架有了年歲的櫨木拔步床，床架上的萬字紋雕花斷的斷、裂的裂。帷幔是新的，鴨蛋青色，顏色染得不均勻，一看就是布頭或殘次品。

門敞開著，有風吹進來，八仙桌上的燭火悠悠蕩蕩地搖擺著。

幼兒的哭聲斷斷續續傳來，儘管不那麼清晰，卻能聽出聲嘶力竭的意思。

那是原主的兒子吧？

雲禧接收完記憶，想通一切，趕緊坐了起來，床架隨著她的動作發出「嘎吱」的聲音。

「哎喲！四奶奶可算醒過來了，可嚇死老奴了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。」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跪在床邊，痛哭流涕，彷彿死了老子娘一般。

這是原主婆婆派來的管事婆子秦嬾嬾，她就是慫恿原主假裝上吊，卻在背地裏換了吊索的兇手。

雲禧眼裏閃過一道寒芒。

「妳……」一個年輕男子踱著步子過來，站在秦嬾嬾身後，審視地看著雲禧。他身高六尺有餘，體型瘦削，皮膚白得有些病態，丹鳳眼，鼻子高挺俊秀，嘴唇薄且顏色淺淡。

好看是真好看，冷漠也是真冷漠，兩道目光如同兩根冰針，直直地往人的心窩子裏扎。

此人叫季昀松，是原主的贅婿，原主兒子的親生父親，與原主的關係形同陌路，然而原主並不委屈。

雲禧覺得，任誰被威脅著入贅，被威脅著上床，都不會開心地接受。

這位也算有擔當了，中了一甲探花，且有侯府做靠山，卻沒有拋棄原主，還讓侯府派人把母子倆接到了京城。

「她，殺……」雲禧指指自己，因喉嚨巨痛，能少說一個字就少說一個字，「報，官。」

她占了原主的身子，為原主報仇是她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算弄不死主謀，也得先弄死秦嬾嬾。

秦嬾嬾哆嗦了一下，退後兩步，磕起頭來，嚎哭道：「四奶奶，老奴冤枉啊！那繩子老奴確實剪斷了一半，老奴也沒想到它不會斷啊，四奶奶發發慈悲吧……」

季昀松上前一步，把負在身後的手拿了出來，「妳覺得妳燒掉了原本那條就沒人知道了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掛在梁上的府綢帶子完好無損，剪斷了一半的帶子在這裏。如果沒有我，四奶奶必死無疑。」

他的手裏有兩樣東西，一樣是長長的條形綠色府綢，打活扣處的布料被剪斷了一半；另一樣與前者類似，只是被火燒掉了一半。

秦嬾嬾面如金紙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哭道：「四爺，老奴冤枉啊，老奴什麼都沒幹……」

季昀松面無表情，「我的確有冤枉妳的可能，但官府肯定不會。放心，我已經讓人報官了。」

秦嬾嬾的哭聲戛然而止，就像咕咕叫的老母雞被斬斷了脖子。

她指了指季昀松，張了張嘴，又閉上了，顫巍巍地站起來，轉身就往外跑，「老奴這就去找二夫人，求她給老奴做主。」

季昀松也不攔她，看向雲禧，淡淡說道：「一哭二鬧三上吊在鄉下可能管用，可這裏是侯府，要想活得長久，就要學會看人眼色，學會不相信任何人，妳明白嗎？」雲禧脖子劇痛，不敢搖頭不敢說話，只能擺擺手，表示她不想看任何人臉色。季昀松不再解釋，只道：「這嬾嬾肯定活不成了，這件事到此為止。妳安安靜靜的，孩子我去要。」

雲禧還是擺手，忍著嗡嗡的耳鳴聲從床上挪下來，穿上了鞋子。

她已經打算好了，這種吃人的地方一刻鐘都不能待，必須趁對方還沒反應過來，馬上離開，不然雙拳難敵四手，再想走就難了。

她在現代是個中醫，精通醫術，原主則是被遊方郎中富養的孫女，不但有女戶和銀子，還有習練多年的內力，安身立命的本事樣樣不差，留在這裏做什麼，開個醫館不香嗎？

一個遊方郎中精通上乘內功，絕對是件不可思議的事，任誰都要好奇一下，原主也曾探究過，但其祖父雲中暉對此諱莫如深。

雲禧說幹就幹，找出一個包袱，把原主和孩子的幾件衣裳、一疊尿布、兩支梅花釵，還有壓在枕頭下的一只裝金針的皮袋子，統統歸攏到一起，把包袱繫好。

季昀松問道：「妳要走？」

雲禧輕輕頷首。

季昀松沉默片刻，道：「走了也好，孩子我會好好看著的。」

雲禧白他一眼，背著包袱走到八仙桌旁，把一杯殘茶倒出來，用食指劃著茶水寫道——和離，拿紙來。

現代雲家是中醫世家，她的毛筆字寫得不錯。

季昀松驚訝地看著桌面上的字，雲禧知道他為什麼驚訝。

他在進京趕考的路上與雲中暉偶遇，因為大雨，借住雲家，被重病的雲中暉設計，逼他跟原主成了親。

一夜過後，雲中暉仍放他趕考，這一走就是一年多。

兩人滿打滿算認識五天，成親一天，侯府四天，沒有進行過任何實質性的交流，他對原主一無所知。

所以只要她不說，就不會有人知道這具身體已經換了芯子。

她繼續蘸茶水寫道——對你我都好。

季昀松腳下動了動，漂亮的丹鳳眼裏有了一絲掙扎，「孩子怎麼辦？」

雲禧心想，當然是我帶走了，我雲家的骨肉還要給你留下不成？

她正要回答，就聽見外面響起了雜亂的腳步聲。

二夫人馬氏扶著管事嬾嬾快步走了進來，「明昱，怎麼回事，怎麼就報官了？」

她聲音柔婉，語氣卻極嚴厲，最後一句與質問無異。

季昀松道：「雲氏假意上吊，想以此要脅要回孩子，卻被秦嬾嬾換了吊繩，險些

送命。物證就在兒子手上，她卻拒不承認，兒子無法，只好派人報官去了。」

「你撒謊！」馬氏怒道：「分明是沒問秦嬈嬈之前，你就已經報了官。」

雲禧暗道，這廝才回季家沒幾天就為原主得罪了親娘，不知他要如何應對，如果處理不好，接下來的日子不好過呢。

季昀松反問道：「母親相信秦嬈嬈，不信明昱？」他反客為主，將了馬氏一軍。

雲禧默默點了個讚，能中探花的人果然不一般。

「你……」馬氏深吸一口氣，再開口時勉強緩和了態度，「你這孩子，她是我們季家的家奴，犯了錯交給你大伯母處置便是，必能還你們一個公道，報官做什麼？你親自去外院走一趟，趕緊把人叫回來。」

「這……」季昀松猶疑地看了一眼雲禧。

雲禧面無表情，把決定權交給了他。

原主的仇是她的因果，季昀松對原主仁至義盡，而且其身世坎坷，她不想讓他為了原主忤逆家裏。

季昀松得不到雲禧的回饋，只好去了。

馬氏的目光在雲禧脖頸上梭巡片刻，慈悲地歎了一聲，「好好養傷，孩子我先替你帶著，這兩個月就不要出門了。」

不出門就是禁足的意思，她出不去，季昀松不報官，秦嬈嬈就能活下來，原主也就白死了，想得挺美！

雲禧把一肚子草泥馬吞回去，拿起包袱繫在腰上，與馬氏錯身而過朝外面走去。

馬氏又驚又怒，「妳敢？」

一個管事嬈嬈笑著勸道：「夫人息怒，鄉下孩子不懂規矩，老奴這就帶人攔住她。」

馬氏道：「抓住後好好管教管教，以免壞了我們季家的名頭。」

虛偽至極！雲禧剛走到門口，將主僕二人的對話聽得清清楚楚。

「四奶奶！」兩個粗使嬈嬈追了上來。

雲禧轉身揮拳，砸倒率先拉住她的，再飛起一腳，把另一個踹出去丈餘，撞到條案，幾個瓷器落到地上，摔得稀碎。

馬氏沒想到雲禧真敢動粗，且力大無窮，又怕又氣，顛巍巍地對管事嬈嬈說道：

「如果攔不住，妳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管事嬈嬈道：「夫人放心，老奴省得。」說完，她拔腿追了上去，對其他幾個婢女喝道：「廢物，還不跟我一起攔住四奶奶！」

此時雲禧已出了院門，左轉進夾道，循著哭聲到了前院。

這是個二進院，大門虛掩著，她徑直闖了進去。

「四奶奶！四奶奶！」追趕她的幾個丫鬟婆子一聲一聲地喊著。

守在二門的婆子聽見動靜，打開門往外看了一下，恰好與雲禧對了個正著。

雲禧抓住門環，使勁一拉，把那婆子扯出來，閃身進去，小跑幾步進了西廂房。

只見一個婦人正握著胸部往原主的兒子雲豆豆嘴裏塞，豆豆一邊哭一邊使勁向後躲，小臉憋得通紅。

「匡當！」

屋裏燭火明亮，雲禧脖子上的傷口猙獰恐怖，一個小丫頭被嚇了一大跳，把漆盒扔到了地上。

奶娘扭頭一瞧，雙手一鬆，正努力躲避的豆豆便從她胸前直直往地上倒了下去。雲禧一個箭步奔過去，恰好接住孩子，順手就是一拳，狠狠砸在奶娘肩胛上。

「哎喲！」奶娘痛叫一聲，徹底放開了豆豆。

雲禧帶著孩子出了西廂。

這時，管事嬤嬤趕到了，帶著一干下人堵在二門門口。

她沉著臉說道：「四奶奶想去哪裏？」

雲禧要趕在未驚動季家男人之前離開，沒時間跟她廢話，左右看看，把立在角落的門栓拿了過來，單手夾著孩子，揮著門栓就打了過去，動作又快又狠，虎虎生風。

管事嬤嬤「噠噠噠」退了三步，「四奶奶，有話好好說，動手作甚？」

沒什麼好說的！

雲禧藉機出了二門，拿著門栓毫無章法地朝眾婢女頭上砸過去。

婢女們抱頭鼠竄。

雲禧迅速離開院子，再進夾道，接連越過兩個大院，就到了晉安侯府真正的二門。大概因為季昀松剛出去，二門敞開著，兩個守門婆子正眺望夾道的方向。

「喲，四奶奶要去哪裏？」雲禧一出來，兩人就一起迎了上來。

「攔住四奶奶！」夾道裏傳來呼喊聲。

「啪，啪！」雲禧一人打了一棍，順利地進入外院。

季昀松和一名小廝恰好從儀門進來，雲禧與他擦肩而過。

他在她腰上碰了一下，小聲道：「坐馬車，我讓人送你一趟。」

雲禧不想承他這個人情，但眼下已是二更天，馬路上沒人，走又走不快，跑又顛著孩子，若不想跟季家人拉拉扯扯，乘車離開是最佳選擇。

她點點頭，出儀門，鑽側門，坐上馬車揚長而去。

管事嬤嬤追上來了，質問道：「四爺為什麼不攔住四奶奶？」

季昀松道：「妳們這麼多人不也沒攔住？」

管事嬤嬤：「……」

「匡當！」一個蓄著八字鬍的中年男子氣急敗壞地從內院走了出來，後面還跟著一個與他容貌相仿的年輕男子。

季昀松揖了一禮，又朝年輕男子點點頭，剛要開口，就見中年男子已經到了面前，大手一揚，胳膊掄圓了朝他臉上搨了過來。

「啪！」

季昀松被打得歪了一下頭，他摸了摸火辣辣的臉頰，問道：「父親這是何意？」

二老爺季廣安怒道：「雲氏不敬婆母，不守婦道，深夜外出，你為什麼不攔住她！」

季昀松道：「第一，明昱乃是入贅，雲氏有女戶，本該自立門戶；第二，她祖父是練家子，且善毒，她此番遭人算計，差點沒命，不殺人就不錯了，我怎麼可能攔得住她？」

「你……」季廣安無言以對。

季廣安身後的青年叫季春景，是季昀松的三哥，也是季昀松丟失後的直接受益者。他說道：「四弟所言有理，但雲氏就這樣帶著孩子走了，到底不妥。因著姨娘當年的罪過，讓三弟在外流浪二十年，這樣的事情絕不能再發生在侄兒身上。」

「這樣的事情」指的是季廣安的寵妾安姨娘主導「狸貓換太子」之計，讓季春景成了二房嫡次子，季昀松成為庶子後失蹤。

事情發生在二十一年前，當時安姨娘與馬氏同時生產。

安姨娘身體好，比馬氏生得快，她以擔心自己產後出事為由，求季廣安讓一位最有經驗的產婆給她坐陣，季廣安答應了。

殊不知，她早就花一千兩銀子買通了該產婆，該產婆略施小計，嫡庶就易了位。

一年後，齊王謀反，京城大亂，好幾個豪門大宅被叛軍攻陷。

晉安侯府也沒能例外，一歲的季昀松在這場變故中與一個姓張的粗使嬖嬖同時失蹤。

直到兩個月前的恩榮宴上，晉安侯見到了當時還叫林昀松的季昀松，認為他的容貌與老妻過於相似，年齡也跟丟失的孫子相仿，在宴會過後查了他的資料，派人往他老家走了一趟。

季昀松的養父母在五年前先後病亡，但左鄰右舍都能證明，季昀松確實是收養的孩子，更準確的說，是花五兩銀子買的孩子。

儘管沒人記得當年賣孩子的婆子長什麼模樣，姓甚名誰，那婆子也蹤跡全無，但季昀松被收養的時機恰是二十年前的冬季，與季昀松失蹤的時間嚴絲合縫。

季家對下人並不苛責，張嬖嬖一年至少能賺十幾兩銀子，那麼，她為什麼要冒著戰亂的風險帶走季昀松呢？

晉安侯冥思苦想，在下人的提醒下，想起了二房妻妾同時生產一事，抓來安姨娘的親信略一審問，真相就大白了。

當年，安姨娘做賊心虛，感覺季昀松越長越像馬氏，想趁戰亂做掉季昀松。

然而叛軍只對季家嫡系正室和金銀珠寶感興趣，對小妾庶子看都不看，安姨娘無法藉機處置季昀松，只好讓張嬖嬖趁亂帶走，囑咐她在外面殺掉。

至於張嬖嬖為什麼不殺，無外乎下不了手，以及想要銀子兩種可能。

晉安侯弄明白事情始末，用雷霆手段處置了安姨娘，但季昀松到底是不是季家人，總歸是一個疑問。

原因有三：一，容貌像祖母可能是巧合；二，找不到張嬖嬖；三，季昀松身上並無明顯標識。

所以季昀松在季家的處境有些尷尬，而且因為他的出現，季廣安永遠地失去了愛重多年的安姨娘，馬氏與向來引以為傲的兒子季春景的關係也變得不倫不類。

季春景不但與季昀松同年同月同日生，還是狀元。

當初點評名次時，嘉元帝說：「前三名的文章見識都不錯，朕更喜歡季昀松，但論相貌季昀松最佳，此子點探花吧，名副其實。」

也就是說，在皇上眼裏，季春景的文章不如季昀松，臉更不如。

好在他善於經營，交遊廣闊，上到皇子下到書生都有他的人脈，握有的資源比季昀松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

有鑒於此，晉安侯在季春景和季昀松之間仍選擇了季春景。

為安撫季春景，晉安侯壓下此事，將錯就錯，季春景仍算嫡出，並嚴禁知情的幾個季家人對外宣揚此事，只說安姨娘的孩子找回來了。

但假的就是假的，季春景在季家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順，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，他不可能不恨季昀松。

季昀松明白，季春景的話看似好心，但也有提醒季廣安安姨娘因他而死的意思。

他正道：「豆豆和我不一樣，豆豆姓雲，且雲氏是他親娘。」

這話看似隨意，但話裏有話，內涵同樣不少。

「哼！」季廣安轉身就走，「這叫什麼事，真他娘丟人現眼。」

季春景追了上去。

季昀松想了想，到底進了二門，剛走到馬氏院子外面，就聽見有人喊道：「不好了，秦嬪嬪上吊了！」

他腳下一頓，右手食指推著大拇指上的青玉扳指轉了轉，薄唇微微上揚，勾起一抹森冷的笑意。

第二章 老闆娘來搭把手

季昀松的小廝小果子把雲禧送到了一家名叫「福來」的客棧。

客棧由一對夫妻經營，店面小，價格合理。

掌櫃姓錢，其妻子親自接待了雲禧。

這是一個善解人意的婦人，她見雲禧脖子上有傷，且抱著孩子，不但什麼都沒問，還親自把人送進了上房，「小娘子有什麼需要儘管吩咐，我一併幫妳張羅了。」

雲禧指了指豆豆的肚子，再指指自己的嘴巴，做了個吃的動作。

錢嬸子明白了，「孩子餓了是吧。這個辰光找不到奶，米糊糊成嗎？」

豆豆幾個月大，吃些米糊類的輔食確實可以了。

雲禧點點頭，作了個揖。

錢嬸子一擺手，「小事，我這就去做。」她轉身出去了，還細心地帶好了門。

雲禧把孩子放到床上。

豆豆大概哭累了，並沒有醒，舉著兩隻小拳頭，睡得香甜。

雲禧從包袱裏找出一件單衣，蓋在他身上，然後自己也取出一套府綢的換上了。

「啪！」一個藍色小荷包掉到了地上。

雲禧撿起來打開，裏面裝的是銀錢，大錢十五枚，碎銀大約四兩八錢。

這應該是季昀松的，出門時他捅了一下她的腰。

錢少了點，但季昀松入贅雲家，他沒有義務用季家的錢補貼雲家，而且他本身是個窮書生，這五兩銀子應該是他的全部身家了，也算仁至義盡。

正好，她確實不富餘，租房子、買家當、開醫館都需要錢，這幾兩銀子足夠他們娘倆兩三個月的吃喝，也算雪中送炭了，等她有錢再還他就是。

雲禧收起荷包，摸摸被套，聞了聞，被套挺軟，棉絮蓬鬆，且沒有異味，明顯是

剛漿洗過的。

她拿掉高枕，放心地躺了下去，該琢磨的都琢磨完了，心情穩定下來，脖子上的痛就要命了。

雲禧閉上眼，略一集中精神，意識便駕輕就熟地進入到一個狹長的空間之中。空間長十二公尺，寬兩公尺，既不能種地，也沒有靈泉，只有時間靜止這一點好處。

裏面擺著兩排的大櫃子，一個是中藥櫃，空間自帶，是她最大的寶藏，裏面的中藥材都是藥性最佳的極品，而且藥材可以自動補充，如同聚寶盆一般。

另一個是她以前訂做的木頭架子，上面除了擺放各種西藥外，還有生活所需的大小家當，大到拉桿出診箱、行李箱，小到書籍、指甲刀、棉花棒，幾乎應有盡有。

雲禧把西藥盤點一遍，發現儲備還算充足，這才安了心。

原主差點勒斷脖子，皮下有出血、淤青、腫脹，需要用藥。

按說她配的止血粉更有效，但眼下沒有現成的，這個時辰配藥太晚了，用成藥正好對症。

雲禧取出一瓶藥粉、一只杯子和一條新毛巾，從空間裏退出來，在八仙桌旁坐下。

吃完藥，她把取出來的東西和原主的值錢物品一併放進空間裏。

剛做完這些，走廊裏就有了輕快的腳步聲。

「咚咚！」錢嬸子敲了兩下門，「小娘子，糊糊做好了，我還拿了藥膏，妳擦一擦。」

雲禧打開房門。

錢嬸子端著托盤進來，「我多做了些糊糊，小娘子要是餓了不妨也用一些。」

想得太周到了，雲禧心中感激，便想回報一二。

她先介紹了自己姓雲，接著指了指錢嬸子烏青的下眼袋，勉強道：「睡，不，著？」

「哎喲，雲娘子可不要說話了。我這毛病不打緊，就是心口總不大舒服，吃不香，睡不踏實，過兩天就好了。」錢嬸子把托盤放到八仙桌上，「雲娘子吃完了放在門外就成，我一會兒上來收。」

雲禧點點頭，轉身打開包袱，假裝翻了翻，從空間裏取出一副銀針，指了指自己，勉強擠出三個字，「可以，治。」

「啊？」錢嬸子很驚訝，思索片刻，「好，那就麻煩雲娘子了。」

她明顯不信任雲禧，卻一口應了下來，無非怕傷了雲禧的面子。

雲禧在心裏點點頭，難怪那小廝非要把她送到這裏來，這婦人太善良了。

儘管季昀松不愛原主，但責任心是真的強。

「哇……」大概是兩人的說話聲吵醒了豆豆，小傢伙張開小嘴哭了起來。

錢嬸子小碎步跑過來，「不是尿了就餓了，我給雲娘子打打下手吧。」

雲禧摸摸尿布，果然濕答答熱呼呼的，便從包袱裏取出一方尿布。

錢嬸子把孩子放到一邊，扯掉尿布，從雲禧手裏接過，麻利地墊上了。

豆豆舒服了，蹬著小短腿，伸著小手求抱抱，嘴巴裏還「啊啊」地叫著，這是他餓了的信號。

雲禧把他抱到八仙桌旁坐下，用小瓷勺舀起一勺糊糊嘗了嘗，只有米粉的甜香，還有少量鹽，談不上好吃，但不難吃。

她把勺子送到豆豆嘴邊，小傢伙瞪著烏溜溜的大眼睛看著勺子裏的東西，腦袋向後躲了一下。

錢嬸子驚訝道：「哎喲，小少爺好聰明呀。」

雲禧笑笑，直接把小勺子送到豆豆嘴裏，小傢伙不情願地用舌頭捲了兩下，嚥了下去。

「啊……」他表示還要。

錢嬸子連連點頭，「太聰明了，長得還好看，雲娘子有福氣呀。」她在勸雲禧不要想不開。

雲禧點點頭，她也這麼覺得。

上輩子意外而亡，所幸穿越後空間還在，還多了一個現成的可愛兒子，她當然是有福氣的。

豆豆吃了小半碗糊糊，喝兩口水，又甜甜地睡了過去。

雲禧把剩下的吃光，讓錢嬸子幫她塗了藥，然後抱著孩子跟錢嬸子一起下了樓。

大堂裏的燭火搖曳著，錢掌櫃正在櫃檯上算帳，聽見聲音抬起頭，訝然道：「小娘子要走了嗎？」

錢嬸子笑道：「雲娘子會針灸，說能治我的病，我想試試。」

錢掌櫃給錢嬸子使了個眼色，說道：「不是剛扎過嗎，藥也吃了幾服，都不管用。」

錢嬸子不自在地搓了搓手，「說不定雲娘子的針灸比旁人高明呢。」

錢掌櫃知道自家老婆子又善心發作了，目光一轉，落在雲禧的臉和脖子上，堅定地搖了搖頭，「針灸扎不好要死人的，不妥，不妥。」

雲禧不是讓人一眼就會驚豔的大美人，她皮膚白皙，瓜子臉，眉形平直，長了一雙彎彎的笑眼，儘管抱著孩子，卻還是像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。

一個尋死覓活的小姑娘會醫術？莫不是想害人，臨死拉個墊背的吧？

這才是正常人的正常思維，易地而處，雲禧自己也會這麼認為。

失眠不致命，要是因為這點小事害人家夫妻吵架就不好了。

雲禧想了想，把孩子交給錢嬸子，走到櫃檯前，將帳簿翻到空白頁，拿起毛筆寫了個方子。

以流水三升，煮沸，置半夏一錢、秫米五錢，小火慢煮，取一升半多兩升不到，每次一小杯，每日三次，三劑而癒。

她寫的是行楷，字跡清晰、飄逸俊秀，方子簡單扼要，一看就是懂醫的。

錢掌櫃有些訕訕，「雲娘子字寫得不錯。」

雲禧略略一躬，從錢嬸子手裏接過孩子，準備上樓。

錢嬸子一把拉住她，問道：「快三更了，買藥只能等明天，雲娘子的針更管用吧？」

雲禧笑了笑。

錢嬸子閱人無數，自然讀得懂她的笑意，「那走吧，好久沒睡個好覺了，今晚我就要飽飽地睡上一覺。」

「妳呀……」錢掌櫃恨鐵不成鋼地指了指自家老妻。

錢嬌子嘿嘿一笑，拉上雲禧就走。

錢掌櫃無法，只好也收拾了帳簿，陪她們一起回了後院。

在錢家正房，雲禧給錢嬌子仔細診了診脈。

脈象往來流暢，應指圓滑，如珠滾玉盤之狀，舌苔較膩。

加之錢嬌子之前的說法，她的失眠乃是胃氣不和所致，實證，病程短，問題不大。

雲禧從針袋裏取出毫針，朝錢嬌子笑了笑，「別，緊張。」

錢掌櫃哼了一聲，「她是不緊張，我緊張！雲娘子，咱可說好了，她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我、我、我饒不了妳！」

雲禧微微頷首，不再理他，專心手下，先按摩相關經絡，再按壓穴位，待經脈宣散，皮膚鬆弛後，取針一一刺入內關、神門、三陰交、中脘、足三里五個穴位，前面三穴主要針對失眠，後面兩穴針對胃氣不和。

原主內力不錯，下針後對於氣的感知分明，以之輔助補瀉陰陽二氣，效果簡直驚為天人。

錢嬌子非但沒感到疼痛，還打了個大呵欠，不到須臾便沉沉地睡了過去。

錢掌櫃長長地鬆了口氣，拱手道：「多謝雲娘子，先前得罪了。」

雲禧搖搖頭，表示不介意，取下毫針收好，囑咐道：「吃藥。這，兩日，禁房事。」

「妳……」錢掌櫃羞得老臉通紅，心道，這小娘子長得清清秀秀，天真無邪，說出來的話卻老大不嫌害臊。

純潔的古代老男人。雲禧挑了挑眉，抱起躺在床尾呼呼大睡的豆豆，轉身出了門。

「哪有女子行醫的，有些話說出來臊都臊死了。」後面傳來錢掌櫃不滿的嘀咕聲。

雲禧掌握了內力運針的新技能，心裏美得直冒泡，不想跟他計較，暗道，女子行醫怎麼了，過兩天我就把醫館開起來，專門臊你們這些老男人！

豆豆不難帶，晚上拉了一回，弄乾淨後就又睡了。

雲禧睡得也不錯，一個夢都沒作，起來後給孩子換了尿布，習練一會兒內功，夥計就送水來了。

她洗漱一番，從空間裡拿出一條絲巾繫在脖子上，剛坐下把藥吃了，錢嬌子就來了。

「雲娘子起來了嗎？」

雲禧打開門，朝笑得一臉燦爛的錢嬌子點點頭。

錢嬌子道：「雲娘子真神了，我這一宿睡得太好了，一次都沒醒過。」

雲禧道：「那……」

錢嬌子攔住她的話頭，「妳喉嚨痛，就不要說話了，我就是高興。好幾天睡不踏實了，白天還要幹活，可要了老命了。藥已經讓掌櫃的去抓了，吃三劑嘛……我都懂。」

雲禧的喉嚨好一些了，但還是很痛，錢嬌子不讓說她就果然不說了。

錢嬌子把托盤放下，又道：「這是我剛買的羊奶，用蘿蔔熬過，不膾。樓下有粥有鹹菜還有包子，雲娘子想吃什麼儘管吩咐。」

雲禧道：「謝了，我下去，吃。」

「好。」錢嬌子早上活多，答應著出去了。

羊奶確實不膾，小傢伙胃口也不錯，不到兩盞茶的功夫就喝完了。

雲禧給他把了泡尿，帶著他下了樓，先去了櫃檯。

錢掌櫃好像忘了昨晚的事，笑咪咪地說道：「雲娘子用早飯了嗎？」

雲禧搖搖頭，示意他把毛筆借她一用。

錢掌櫃很自覺，連筆帶紙一起送了過來。

雲禧寫道——我要開間醫館，想租一間帶後院的小房子，你知道哪裏有合適的嗎？

「開醫館？」錢掌櫃皺了眉，「雲娘子，哪有女人家開醫館的，不成體統嘛。」

雲禧又寫道——我是女人，專門給女人看病不好嗎？

曲線救國，比給人講大道理簡單多了。

「哎喲，這倒是好事。」錢掌櫃的眉頭舒展了，「我還真知道哪兒有合適的，妳先用早飯，等我家老婆子忙完了，讓她帶妳去，價錢和位置包妳滿意。」

雲禧繼續寫——謝謝掌櫃。我要一碗清粥，兩個包子，三個蛋，一碟鹹菜。

錢掌櫃給小夥計吩咐下去，請雲禧堂上就坐。

客棧小，大堂也不大，總共五張小餐桌，四張都坐滿了人，只有挨著門口的一張沒人坐。

五月分，天氣已經很熱了，在門口也無所謂。

雲禧拉開座椅，對著門坐了。

「啊，啊。」豆豆咬著指尖，直勾勾盯著隔壁桌正在啃包子的中年大叔，饞得直打挺。

雲禧在小包子臉上戳了一下，心道，你個小饞貓，急什麼，一會兒就有吃的了。

「還沒用飯嗎？」一個聲音在門口響了起來。

雲禧聽著耳熟，抬頭一看，果然是季昀松來了，她做了個請坐的手勢，「秦嬈嬈？」

季昀松在她對面坐下。

他左臉有些紅腫，應該是挨過打了，下眼袋發青，昨晚大概沒怎麼睡好。

雲禧在心裏歎了一聲，這位也是小可憐啊！

季昀松見她打量自己，頗不自在，趕緊開口道：「秦嬈嬈死了，暫時只能如此了。」

雲禧明白，再往下查，也不過多死兩個知情的婢女罷了，傷不到馬氏分毫。

想弄馬氏，除非她不離開侯府，大家鬥個你死我活。不過她初來乍到，沒什麼宅鬥的本事，而且馬氏占有「天時地利與人和」，死的極可能是她。

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日後再找機會吧。

雲禧在桌面上倒了一點涼茶，食指蘸水，寫道——和離文書。

「啊……」豆豆見雲禧不搭理他，氣得大嚷一聲。

小傢伙瞪著大眼睛，張著小嘴，亮晶晶的口水帶著泡泡流了出來。

季昀松朝衣襟伸去的手頓了頓，然後調轉方向，從袖子裏扯出一方手帕，給豆豆

擦了擦口水，問道：「妳怎麼打算的，回虞州嗎？」

雲禧抱緊豆豆，繼續寫——留下來，開醫館。

季昀松有些驚訝，「妳會醫術？」

「哇……」豆豆吃不到想吃的東西，又被雲禧的手臂箍著動彈不得，放聲大哭。大堂裏的所有食客都看了過來。

雲禧抱歉地朝四周鞠了幾個躬，正要站起來帶豆豆出去走走，就見錢嬸子端著食物來了。

大包子白白胖胖，粳米粥米香撲鼻。

豆豆一下子安靜了。

「看把小少爺急的，來了來了飯來了。」錢嬸子把幾樣食物放在桌面上，目光在季昀松臉上身上一掃，笑道：「這位可是老熟客。」

季昀松道：「承蒙照應。」

錢嬸子擺擺手，「公子客氣了，應該的。」她看向雲禧，「一個人帶孩子不好吃飯，雲娘子需要幫忙嗎？」

雲禧搖搖頭。

錢嬸子便朝他們福了福身，「兩位慢用。」

雲禧目送她離開，拿起一個雞蛋「當」地一磕，回覆季昀松之前的問題，「我懂。」

季昀松起身把孩子抱了過去，「妳先吃飯，我帶他。」

豆豆不樂意了，又「啊啊」叫了起來，小手一揮，「啪」的一聲打在季昀松原本就有些紅腫的臉上。

雲禧嚇了一跳，正要把孩子抱回來，就聽季昀松道：「不要緊，妳用妳的。」

「好。」雲禧抓緊時間把蛋殼剝了，咬掉蛋白，用勺子刮一點點蛋黃送到豆豆的嘴裏。

她雙手白皙纖長，皮膚細膩，指甲瑩潤，彷彿精雕的翡翠，一掰就碎，但漂亮至極。

擁有這樣一雙手的主人居然揮著門栓打傷了一干粗使婆子，季昀松真心覺得不可思議。

「啊啊！」豆豆吃了一口，高興了，小胳膊小腿一起揮舞了起來。

季昀松收回視線，「原來還是個貪吃的。」

雲禧笑了，小孩子哪有不貪吃的呢？

季昀松道：「妳既然不走，和離的事便也不急，醫館開起來再說。我雖人微言輕，但好歹也能有個照應。」

他這番話說得真誠，但雲禧卻覺得不大對勁。

無論是季昀松還是季家人，他們都恨不得馬上和離，他怎麼就不急了？難道是……想搶孩子？

她這個念頭剛起，就見小果子跑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四爺，世子爺和二老爺一起來了。」

季昀松的臉色有些難看，眼裏有難堪也有憤怒，但很快就恢復了平靜。

雲禧把孩子搶了回來，警惕地看著季昀松。

「放心，孩子就是妳的，我不搶。至於他們……」他苦笑了一下，「他們也不會搶的吧。」

這倒也是，雲禧鬆了口氣。

季昀松出去了。

不多時，外頭停下一輛馬車，說話聲傳了進來，聲音不大，夾雜著周遭雜亂的聲音，很難聽清楚。

但雲禧有內力，耳力在常人之上。

「伯父，父親。」

「她在哪裏？」

「裏面，正在給孩子哺食。」

「她什麼意思？」

「她想和離。」

「那不是正好？我已經把和離書帶來了，你們一起署個名吧。」

「這……她一個人帶孩子不容易，明显想緩緩再說。」

「不必，只要她肯和離，我自會派人送她回虞州。」

「伯父，豆豆也是我的兒子……」

「你捨不得，把孩子要回來就是，諒她不敢不給。」

豈有此理！雲禧黑了臉，想起身，又忍住了。

就聽季昀松道：「這就不必了吧，雲氏力大無比，一旦鬧開了，大家面子都不好看。」

「那就算了。你將來總要成親，屆時這孩子不嫡不庶，難辦得緊，不如跟著母親。」

「你伯父說得對，不要猶猶豫豫的小家子氣，一個村婦而已，有什麼捨不得的。還是你就喜歡給人做贅婿？你若喜歡，趁早給我滾出去，季家不……」

「二弟小點聲。」

堂堂新科探花，在大庭廣眾之下被訓得跟孫子似的，而且季昀松剛剛歸家，親爹就說出了「滾出去」的話，這是多看不上這個兒子啊！

雲禧想，如果季昀松就這麼忍了，日後別想認豆豆這兒子，她兒子沒有這麼窩囊的爹。

季昀松長久地沉默著。

「昀松，你怎麼想的？」

「伯父，入贅我是被逼無奈，但眼下孩子還小，雲氏又打算留在京城，現在就和離，將來被人說出去，對我影響不好。」

「嗯……這的確是老成持重之言，既是如此，今日就算了，徐徐圖之也好。」

「你把她的行李先送過來。不要黏黏糊糊，牽連不清，知道嗎？」

季家三人走了，雲禧也徹底平靜了。

行吧，只要不搶豆豆就行。再說了，原主和季昀松確實沒什麼感情，人家為自己著想沒有錯。如果不是原主，以季昀松現在的身分，什麼樣的女人娶不到？大家

客客氣氣和離就好，想多了就是道德綁架。

「雲娘子。」小果子進來了，「我家四爺有事先回去了，他說改天再來。」

雲禧頷首，把剩下的蛋黃放到自己嘴裏，舀起一勺白粥送到豆豆嘴邊。

豆豆比較好餵，蛋黃和白粥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小果子道：「雲娘子，小人還不走呢。四爺說妳要租房還用得著我，看孩子、買東西、打掃，小人都可以幫忙。」

這小廝長得眉清目秀，口齒伶俐，臉上帶著恰到好處的笑意，言語之間也很真誠。

雲禧覺得雲中暉很會看人，季昀松處事周到，心有城府，確實是可造之材。

可惜，沒有緣分呢。

雲禧擠出兩個字，「多謝。」

小果子嚇了一跳，「雲娘子客氣了，這都是小人應該做的。」

用過早飯，錢嬸子還在後廚忙碌著，大概辰正過後才能閒下來。

雲禧待在客棧沒意思，就想到街上逛逛，熟悉一下環境。

福來客棧在靜寧街上，是條南北向的街道。

此街東頭有南城門，西頭有貢院，它介於兩者之間，兩處熱鬧都沾不上，街道雖然寬，但跟繁華無緣，店鋪不多，規格也很小。

從客棧出去往北走一盞茶的功夫，有家瑞寧堂，兩間門臉，既是藥鋪也是醫館，堂中有兩個坐堂老大夫。

雲禧在門外略看了看，買藥的有，看病的也有，但都不多。

她心裏想，一條街有兩家醫館，會不會太多了？

「雲娘子，那邊就有鋪子招租。」小果子打斷了雲禧的思考。

她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望過去，果然看到一家店門緊閉的鋪子，門上寫著招租，牌匾的位置空著，不知道原來是做什麼的。

「這個位置好，兩家離得近，小人去打聽一下吧？」小果子道。

雲禧點點頭。

其實兩家離得近有壞處也有好處，好處在於方便病人，易宣傳；壞處是容易形成惡性競爭，一旦互相傾軋，她肯定吃不消。

不過這條街只有這一家招租，且地理位置不錯，錯過可惜了。

小果子回來得很快，彙報道：「雲娘子，一個門臉加一個小院子，月租五兩，三個月起租，具體的還得問東家。」

「啊，啊！」豆豆突然拍了拍雲禧的肩膀，讓她看綢緞莊外吃西瓜的小男孩。

他雖然可以吃輔食了，但這個時間不行，西瓜利尿，不方便。

小果子道：「雲娘子，小人去買吧。」

雲禧搖搖頭，把豆豆從肩膀上放下來，抱在懷裏，對上那雙黑葡萄似的大眼睛，憋著壞道：「你叫……娘，就給。」

她習慣了「媽媽」這樣的稱呼，自稱「娘」有些彘扭。

「娘，娘！」豆豆一巴掌拍在雲禧脖子下面，大聲叫兩遍，伸出小手努力指向小

男孩。

雲禧：「……」這麼容易的嗎？

「欸……」小果子笑出聲來，他自知失禮，趕忙拍了個馬屁，「雲娘子，小少爺可真聰明，是不是？」

雲禧用食指點點豆豆的腦袋瓜，決定說話算話，從瓜攤上買了個小西瓜帶回客棧。辰正一過，錢嬭子果然閒了下來，吃完雲禧送的瓜，她帶著兩大一小出了門，往瑞寧堂的方向去了。

錢嬭子笑道：「這一片租金不高，生意穩定，養家糊口沒問題，很少有出租的鋪子，雲娘子一來就有空出來的，而且對面就是瑞寧堂，著實有福氣。」

雲禧知道自己猜對了，問道：「嬭子知道租金多少，怎麼租嗎？」

錢嬭子道：「房子七成新，五兩一個月，最少租三個月。我家地方小，客人一多就不夠住，掌櫃的本想租來著，可那院子實在是小，派不上用場，也就罷了。」

雲禧道：「每天一百六十多個大錢，那是不便宜。」她手裏只有五十幾兩銀子，交三個月租金，打個藥櫃，再弄點生活用品，剩下的就不多了。

錢嬭子摸摸豆豆的小手，「漫天要價，坐地還錢，有我在呢，妳還是大夫，怎麼也能省個幾兩。」

幾句閒話的功夫，錢嬭子在亨祿布莊外停下，對站在門口的夥計說道：「萬掌櫃在嗎？」

亨祿布莊和出租的那間鋪子同屬一個東家。

布莊裏出來一個夥計，「在呢，錢嬭子還想租鋪子嗎？」

錢嬭子道：「我不租，雲大夫租。」

夥計問道：「雲大夫？人來了嗎？」

這是覺得雲禧太年輕，沒把她看在眼裏的意思。

「這……」錢嬭子似乎拿不准該怎麼說了。

小果子看向雲禧，見她搖了搖頭，便道：「我們先替雲大夫看看，合適就租下來了。」

雲禧頷首，這小傢伙也就十五六歲，但著實很機靈。

那夥計點點頭，帶他們進了鋪子。

一個時辰後，雲禧以每月四兩五銀簽下了三個月租約。

第三章 枯榮堂開業

那鋪子原是賣雜貨的，雖然草草收拾過，但還是很髒，雲禧便請錢嬭子介紹了三個做零工的婆子，兩個泥瓦匠，整整收拾五天才把院裏院外整治乾淨。

這期間，雲禧帶著小果子把需要的器具和生活用品買了個遍。

在她穿來的第六天，娘倆搬了進去。

小果子完成任務，吃了頓暖房宴，帶著雲禧給的三顆銀鏰子回侯府覆命。

門房給小果子開了門，「誒，是你，你叫什麼名字來著？」

季昀松回侯府後，管事讓人牙子帶了許多人來，他一眼挑中小果子，小果子這才來到侯府，因此門房跟他不熟。

「我叫張果，劉叔叫我小果子就成。四爺回來了嗎？」小果子問道。

劉叔朝東北方向抬了抬下巴，道：「回來了，在老太爺的外書房呢。」

「謝謝劉叔，給你老下酒喝。」小果子奉上一包炒花生，轉身朝儀門的方向去了。才走幾步，就見季春景從院門中走了出來，後面跟著面無表情的季昀松。

季昀松看見小果子了，朝季春景拱了拱手，「三哥，我住外院，就不進去了。」

季春景道：「四弟，你久不在京城，人事生疏，稍有差池就會有殺身之禍。你一個人倒也罷了，現在是季家一大家子，祖父不得不慎重考慮，並沒有偏頗於我的意思，希望你能諒解我和祖父的苦心。」

季昀松笑了笑，「一個侍讀而已，三哥在意的未必是我在意的。而且，明昱明白祖父的苦心，沒有怨懟，也就談不上諒解不諒解。」他明晃晃地刺了回去。

季春景蹙起眉頭，「這樣最好。」他一甩袖子，往二門去了。

季昀松問小果子，「那邊的事都處理完了？」

小果子道：「匾額還在刻，藥櫃也沒打完，但別的都弄好了。」

季昀松道：「她是個聰明人，不像我這般……」騎虎難下。

今天祖孫二人逼他讓出可以結交皇子的侍讀一職，明天會不會讓他放棄誥敕起草、經筵侍講呢？保不齊呀。

小果子見他心情沉重，一時不敢說話，默默跟著進了房間。

季昀松在書案後坐下，「研墨。」

「是。」小果子本想給他倒杯涼茶，可茶壺是空的，一只杯子裏還有茶根，桌面上有墨蹟，筆洗裏的水居然還是黑的。

這說明負責灑掃的粗使婆子一整天什麼都沒幹。

他心裏有氣，動作不由大了些，齜牙咧嘴，彷彿跟墨錠有仇一般。

季昀松知道他在憤慨什麼，搖了搖頭，問道：「雲娘子的脖子好些了嗎？」

「好些了，能說話了。」小果子放慢動作，斟酌著語氣說道：「雲娘子讓小人告訴四爺，可以……嗯，可以和離了，儘快。」

季昀松沉吟片刻，還是搖搖頭，提起毛筆，「我知道了。」

小果子在心裏「嘖」了一聲。你知道什麼呀，雲娘子待人真誠，心地善良，就是當贅婿都比在季家當孫子強。

五月二十一，諸事皆宜，百無忌禁，恰是商鋪開業納財的好日子。

卯初一刻是吉時，雲禧抱著豆豆揭下匾額上的紅綢，再放一掛鞭炮，就算開了業。

「吃！吃！」熱熱鬧鬧的鞭炮沒了，豆豆的注意力又放在吃上了，胖乎乎的小手努力指向一個邊走邊啃包子的男子，示意雲禧他要吃包子。

雲禧無奈，「不是剛吃完香瓜嗎，怎麼又要吃？」

「娘……吃，吃啊嗚咕嚕……」豆豆一本正經地講著誰都聽不懂的大道理。

雲禧道：「好，回去吃，娘這回給你嘗嘗水嫩嫩的小黃瓜。」

「枯榮堂。」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不知何時站在了大片的炮仗皮上，「又枯又榮，

賣的是什麼？」

雲禧停下腳步，打量少年一眼，他衣著寒酸，面黃肌瘦，一看就是窮苦人家的孩子。

「什麼都不賣，這裏是醫館。」她從袖子裏取出幾個大錢遞了過去，「剛開業，拿去买幾個包子吃，一起沾沾喜氣。」

「我不是要飯的。」少年紅了臉，努力地轉移了話題，「醫館叫『枯榮堂』豈不是晦氣？」

雲禧笑道：「枯了又榮，此乃上上大吉，怎會晦氣呢？」

「哦……」少年恍然大悟，「很有道理呀。」

「小娘子說得好。」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人過了馬路，朝雲禧拱拱手，「敢問小娘子，坐堂大夫可在啊？」

「我就是，唐老先生有事嗎？」來人雲禧見過，是瑞寧堂的坐堂大夫，主治內科的唐有為。

「妳就是大夫？」唐有為吃了一驚，隨即又問：「專治婦科？」

雲禧想了想，「主治婦科。」

唐有為搖搖頭，「小娘子是婦道人家，開藥鋪、看婦科都可以，其他可不成，不像話。」

他的論調幾乎是所有古代人的想法，雲禧不想跟他爭辯，畢竟治病不靠口才，大家各憑本事便是。

「啊！」豆豆見雲禧不理他，開始求關注。

雲禧道：「如果唐大夫沒別的事，我先帶孩子進去了。」

「忙吧忙吧。」唐有為轉身往回走，邊走邊嘀咕，「女人在家好好帶孩子不好嗎，偏要拋頭露面，成何體統？」

雲禧停下腳步，正要反駁一二，就見那少年又開了口——

「大夫會正骨嗎？」

唐有為聞言腳下頓了頓，差點跟一輛驢車撞上。

趕車男子罵道：「你瞎啊！會不會走路，瞪個大眼睛往車上撞！」

唐有為氣得老臉通紅，伸出手點點那男子，張了張嘴巴，又閉上了，等驢車過去才小聲罵道：「有娘生沒娘養的東西，我不跟你一般見識。」

雲禧扯了扯唇角，收回視線，「當然會，正得還相當好呢。」

「當真？」那少年眼裏有了一絲驚喜，「那骨頭長歪了，還能正回來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雲禧猶豫片刻，這在現代不是什麼大問題，開個刀就行了，在這個時代卻很難。

她仔細想了想，「那要看……」

唐有為折回來了，「你爹是孟舉人？」

少年道：「是。我們去過瑞寧堂，趙大夫說治不了。」

瑞寧堂的另一位大夫叫趙升志，擅長外科。

唐有為捏著山羊鬍，唇邊的法令紋深了些許，「孟舉人小臂骨折是大半年前的事，

已經長好了，別說趙大夫，就是太醫來了也一樣治不了。」

少年的臉沉了下去，不客氣地說道：「我在問這位大夫，關你什麼事？」

「你！」唐有為被個孩子呵斥了，笑意僵在了臉上。

雲禧道：「孟小哥，醫者父母心，唐大夫是好意，怕我醫術不高明，盲目地給你希望，卻又治不好，最後竹籃打水一場空。」

少年頓覺慚愧，打了一躬，「小子太急躁了，還請唐大夫原諒小子無狀。」

唐有為有了臺階，臉上自在了些，朝少年擺了擺手，對雲禧說道：「小娘子說得對，老夫就是這個意思。雖說醫者仁心，但能治就是能治，不能治就是不能治，讓患者空有期待不該是我們醫者所為。」

雲禧道：「晚輩受教。不過如果是手臂骨折，不好斷言不能治，我需要看看情況。」最後一句，她是對少年說的。

骨折癒合後出現畸形就不能參加科舉了，這少年的父親是舉人，距離光宗耀祖只差一步，就此放棄太可惜了，她想試試。

少年點點頭，「大夫怎麼稱呼？」

雲禧道：「叫我雲大夫就行。」

少年深鞠一躬，轉身跑了。

唐有為搖搖頭，帶著一肚子氣回了瑞寧堂。

趙升志見他面色不好，問道：「怎麼，那女子不講道理？」

唐有為不答反問：「你猜枯榮堂的坐堂大夫是何等人？」

趙升志想了想，「難道是熟人不成？」

唐有為沒回答他，又問湊過來的兩個小夥計，「你們覺得呢？」

兩個小夥計搖頭表示不知。

唐有為嘿嘿冷笑兩聲，道：「那女子就是大夫，而且並非專治婦科，人家還要給孟舉人重新接骨呐！」

「啊？」三人齊齊發出一聲驚呼。

趙升志道：「她莫不是瘋了？」

「可不是，失心瘋了。」唐有為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來，「且不說她是不是真的能治，光是這個話頭傳出去就夠她喝一壺的。」

趙升志道：「倒也不至於，那個事都過去多久了，再說了，現在可不同於三年前，當今聖上勵精圖治，眼裏不揉沙子，那婦人若當真將人治好了，我看周家也只能捏鼻子認了，畢竟這幾年一直都相安無事。」

唐有為喝了口茶水，「你把這件事想得太簡單了，他那胳膊……算了，總而言之，周家之所以放著他不管，是因為知道他起不來了，一旦他的胳膊治好了，你且瞧著吧。」

趙升志微微一笑，「怎麼，你還真覺得她能治好啊。」

唐有為道：「那哪能呢？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婦道人家罷了。」

其中一個矮個子夥計王港問道：「周家是太醫院院使的那個周家嗎？」

另一個夥計齊裕是高個子，居高臨下地在他頭頂拍了一下，「不是那個還是哪個？」

王港好奇，「醫者仁心，周家為啥為難一個舉人呢？」

齊裕小聲說道：「四年前，周院使的嫡長子周文樂路過昌縣三柳鎮時，不小心撞死一個老頭，扔下一百兩銀票就跑了。這事恰好被孟舉人瞧見，他替死者寫了狀子，打贏了官司，周家不但賠了一大筆錢，周文樂還被官府取消了功名，你說周家恨不恨他？」

王港大驚，「這種人也能做……」話說到這裏，他陡然停住了。

趙升志滿意地點點頭，「這就對了，禍從口出。」

「世道不同啦，該夾尾巴就得夾尾巴啊。」唐有為朝枯榮堂的方向抬了抬下巴，「別跟那位似的，頭髮長見識短。」

齊裕笑嘻嘻，「有好戲看嘍……」

辰初，丁嬸子帶著個一歲多的小孫子來了。

她是錢嬸子介紹的，四十出頭，乾淨俐落，做菜手藝也蠻不錯。

雲禧請她幫忙做家務、帶孩子，一個月五百錢，包午晚兩頓飯。

丁嬸子說道：「雲娘子，我來看孩子，妳去忙吧。」

「好，妳幫我聽著點，有人來喊我一聲。」雲禧把剛吃完碎黃瓜的豆豆放在堂屋中間的空地上。

她在這裏鋪了張席子，席子上有一床大被，大被又用青色油布蓋住，正適合孩子活動。

「啊啊！」豆豆對雲禧的「遺棄」行為表示嚴重不滿。

雲禧把撥浪鼓、竹蜻蜓以及她倉促趕製的兩隻大布娃娃拿了出來，溫言道：「乖豆豆，你和狗兒哥哥一起玩，娘去賺銀子，將來給你買更多好吃的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「吃，吃！」豆豆滿意地點點頭，抓起一個布娃娃自己玩了起來。

丁嬸子的孫子叫狗兒，一眼瞧中另一個娃娃，「我也玩。」

豆豆不理他，小手點著娃娃的小嘴巴、鼻子、眉毛，自說自話，念念有詞。

雲禧道：「丁嬸子，這孩子有點孤僻，不愛交際，妳多擔待些。」

丁嬸子在地鋪邊緣坐下了，「雲娘子哪裏話，小少爺聰明著呢，好帶得很。」

她已經來兩天了，對豆豆有所瞭解。

雲禧放了心，自去西屋收拾東西。

出府那天，她只帶了最有用的東西，原主的兩大箱物品被留在侯府，四天前由小果子送了過來。

她這幾天忙著弄店面，一直沒整理，今天才有時間。

箱子收拾得極妥帖，井井有條，一只箱子裏裝衣服和料子，雲中暉的有兩件，剩下的都是原主和孩子的。

另一只箱子裝雜物，畫作、繡品、小工具、書籍等。

原主同雲中暉學過繪畫，繪畫作品和繡品的構圖和配色都不錯。

其中有兩樣很特別，一樣是原主嬰兒時期的小衣和包被，料子很不錯，柔軟舒適，

被角各繡著一朵小蘭花，普通繡法，沒什麼特別的；另一樣是雲中暉親手寫的《金針要略》。

雲禧對這本《金針要略》很感興趣，薄薄的一個冊子，針法不比現代的精妙，但在金針渡氣的方法闡釋得非常全面，而且有獨到見解。

她通讀一遍，結合原主對內力的理解和習練，對運針渡氣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。

「雲娘子，外頭有人來了。」丁嬸子喊了一聲。

「誼！」雲禧答應一聲，把書放進空間，起身迎了出去。

少年孟遠飛帶著其父母一起來了。

孟舉人三十出頭，中等身材，氣質儒雅，臉色發赤，身體瘦削，跟這個時代的窮書生形象毫無二致。

王氏倒還算結實，滿臉風霜，比尋常同齡婦人老好幾歲，一看就是常幹重活的人。

雲禧一打眼就把兩人看了個仔細，她迎上兩步，學著男子的樣子拱了拱手，「孟先生、孟娘子。」

孟舉人還禮，「在下孟子義，字凜然。雲大夫，犬子不懂事，打擾了。」

「孩子他爹！」王氏不依地叫了一聲，徑直捋起他的袖子，「雲娘子，快給我家孩兒他爹瞧瞧，到底還能不能治？」

孟子義一甩胳膊，不悅道：「王氏，雲大夫是婦道人家，這成何體統！」

王氏的雙眼頓時盈滿了淚水，怒道：「雲大夫是大夫，看看胳膊有什麼要緊？整整半年了，家裏的活計你一把手幫不上，字寫不好，銀錢也賺不上幾文，這軟飯你到底要吃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妳……」孟子義漲紅了臉，頭也低了下去，額頭的青筋肉眼可見地暴了起來。片刻之後，他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好吧，依妳。」

雲禧對孟子義有了幾分好感，「孟先生這邊坐。」她走到案桌後面，坐下，又道：「令郎說過吧，我不一定能治。」

孟子義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坐下，「說過了。」他挽起右臂的袖子，「在下有話說在明處，我這條胳膊之所以受傷，是因為得罪了——」

「相公！」王氏大喝一聲。

孟子義好脾氣地說道：「雲大夫是外地人，一個婦道人家，我不能害了她。」他無視王氏吃人的眼神，繼續說道：「在下這條胳膊是因為得罪了太醫院院使周大人才變成這樣的，雲大夫不能治便罷，一旦能治，只怕周家不會答應……」

他把受傷經過說了一遍。

會試前幾天，孟子義坐館結束後歸家，在自家胡同裏偶遇一歹人。

那人二話不說直接用木棒砸折他的右臂，搶走了只有一兩碎銀的舊荷包。

兇手目的明確，下手狠辣，孟舉人不得不懷疑其搶錢是假，讓他參加不了會試是真。

很快，各個醫館不敢給他正骨的情形證明了他的猜測。

三個月辛苦求醫，骨頭長好了，他也認命了。即便去外地治好胳膊，周家也不會坐視他起來，總會有別的意外，為家人考慮，他只能暫時放棄治療。

現在之所以想治，是因為他什麼都幹不了，連字都寫不好，家裏人不敷出，實在沒法子了。

孟子義道：「我知道周家想絕了我做官的心思，我可以不做官，但日子總得過下去，孩子們不能太苦了。」

太醫院院使從五品，在京城是小官，但對於雲禧和孟子義這等小民來說就是泰山一般的存在。

雲禧心中憤怒，但面上不顯，做中醫就是要耐得住性子，喜怒不行於色。

而且他們娘倆在京城一沒背景二沒人脈，枯榮堂剛開起來就這麼明晃晃地得罪周院使肯定不行。

她看了眼在門口探頭探腦的兩個瑞寧堂夥計，說道：「我先看看情況吧。」

王氏大喜，「對對對，先看看情況，雲娘子菩薩心腸，妳要是治好了孩兒他爹的胳膊，我給妳供長生牌位。」

「可不敢當。」雲禧的目光落在孟子義的胳膊上，上了手。

孟子義很瘦，皮膚白，血管分明，右前臂中段有略微變形。

尺骨問題不大，橈骨長歪了，也確實長實了。

以雲禧的經驗判斷，應該是橈骨影響了神經和筋脈，導致孟子義手臂酸麻，用不上力。

她把手從斷處挪開，放在尺關，目光再往門口一掃，道：「我診一診脈象。」

「好。」孟子義見她沒說不行，眉心一跳，眼裏依稀有了幾分光亮。

門口傳來小聲嘀咕的聲音。

「哎喲，看著還挺像樣，莫不是真能治吧？」

「那是吹牛呢，一個婦道人家罷了。」

「噓……」

雲禧仔細切脈，脈象急，且堅實。

她問道：「孟先生經常胸悶氣短，飲食也不好吧？」

「唉……」王氏歎了一聲，「這人動不動就長吁短歎，能不胸悶氣短嗎？經常吃不下飯，所以才這麼瘦。雲娘子，他還得了別的病嗎？」

「孟先生思慮過度，傷了心氣，就會讓邪氣有機可乘。」雲禧看向孟子義，「孟先生是一家之主，還得打起精神，多走動走動，身體健康起來才行啊。」

一家三口都是精明人，見雲禧只說脈象不說斷臂，他們就明白了一切。

剛燃起的希望像吹起來的大肥皂泡，輕輕一吹就飛走了。

王氏還是小心翼翼地問了一句，「雲娘子，這胳膊……」

雲禧道：「孟先生身體太虛，脈象洪中又有沉象，到冬季容易生病，為防患未然，我開張方子調理調理吧。」

這不是一家三口想要聽到的，孟遠飛失望地看著雲禧，「雲娘子也治不了嗎？」

雲禧不理他，磨了點兒墨，提起毛筆寫了起來。

「你看，我說什麼來著，就說治不了吧。」

「還挺能裝，走走走，快回去了，還有好多活兒呢。」

瑞寧堂的兩個夥計走了。

雲禧這才斬釘截鐵地說道：「能治。你先按照方子調理身體，半個月後，晚上沒人時再來。而且我有一個條件，這件事不能讓任何人知道，如果你們做不到就不要來了。」

「雲大夫大恩，在下沒齒難忘。」孟子義大喜，起身就要行禮。

雲禧往旁邊一讓，「醫者父母心，治好了再謝，孟先生不必客氣。」

豈料她躲過了孟舉人，沒躲過王氏和孟遠飛。

王氏端端正正地福了一禮。

孟遠飛則直接跪下磕了個響頭，「謝謝雲大夫。」

雲禧趕忙上前扶起他，「男兒膝下有黃金，不可如此。」

等送走一家三口，雲禧在堂裏枯坐了好一陣，別說病人，連在門口站一站的都沒有。

頭三腳難踢，雲禧早有心理準備，可如果只進不出，以她手頭這點兒銀錢，只怕撐不了多久。

她喃喃道：「這樣可不成，看來該吃的辛苦還是得吃呀。」

雲禧原先就想過，如果醫館前期真賠錢，她就做些仙草凍賣，賺點錢過日子。

仙草是一種草藥，做成的仙草凍好吃，且具有降火、解熱利尿的功效，正適合夏天食用。

京城醫家用此藥者不多，更無人會做仙草凍，賣個新鮮絕對是可以的。

「雲娘子，豆豆尿了。」丁嬭子喊了一嗓子。

古代保守，丁嬭子不是奶娘之類的家人，雲禧不方便讓她打理豆豆的下身。

「來了。」雲禧小跑回去，抱豆豆去內室換掉尿布，洗完小屁屁又抱了出來，「嬭子，妳看著他們，我出去買些東西，很快回來。」

丁嬭子道：「放心吧，豆豆好帶，娘子慢點回來也沒關係。」